

林贤治作品

02

她们

林贤治 / 著

歌德说过，“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飞升”。
我虽然未至确信，但想以女性天性的柔弱，
而具有乃至超越男性的胆魄、
智慧、意志力，实在是可赞美的。

她们

林贤治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们/林贤治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作品 2)
ISBN 978-7-309-10812-5

I. 她… II. 林…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934 号

她们

林贤治 著

责任编辑/李又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18 千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978-7-309-10812-5/I · 849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米雪尔：比男人伟大	1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27
“嗜血的红色罗莎”	71
沉思与反抗	89
旷代的忧伤	109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115
赫塔·米勒：带手绢的作家	133
见证：一个人的斗争史	145
墓地的红草莓	167

最后的迷失 179

秋风秋雨愁煞人 189

编后记 215

米雪尔：比男人伟大



我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
革命。

——〔法〕露易丝·米雪尔

1

所谓革命，一般来说不是指政治革命就是指社会革命，总之与权力和秩序有关，而与人无关；尤其是个人的生命内部，似乎是革命无法抵达，也无须抵达的。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一场解放人、创造人的运动。革命原则赋予革命者以一种新的道德，比如正义感、反抗的勇气、自我牺牲精神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平庸的时代



米雪尔

所可培植的，需要良好的土壤和特殊的气候条件。所以，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十分强调革命的美德，称大革命为美德的统治。而他，在个人道德方面，正是一位公认的不容玷污的人。

露易丝·米雪尔是大革命家族的成员，巴黎公社的女儿。从投入革命斗争的头一天起，便忠实于她的理想，毫无保留地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赞誉她，称她为“红色贞女”，公社的《公报》则称她为“革命女英雄”。

她非常喜爱红石竹花，这样歌咏道：

如果我葬身于幽暗的墓地，
弟兄们，请在你们的姐妹身上
投几束红艳的石竹花
代表我终生的希望。
在那帝国没落
人民觉醒的时刻，
红石竹花呀！你的微笑
闪现出复活的曙光……

这纯净而热烈的红色花朵，正是诗人的自画像。

米雪尔于1830年5月29日诞生在法国上马思省弗隆古尔古堡，此地距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女英雄贞德的家乡只有几英里，这种戏剧性的安排，容易使人产生英雄主义的联想。但是，米雪尔出身卑贱，是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她的母亲玛丽安娜是一个普通农妇，古堡主人沙尔·德马伊的女仆。至于父亲，有传记作家认为是德马伊之子洛朗，也有人认为是德马伊本人。米雪尔否认后者的说法，一度极力摆脱这种说法的可怕的纠缠。

德马伊参加过1793年法国大革命，推崇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派，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米雪尔回忆说，在晚上，老人会给她讲述强盗和骑士的故事，或者讲述旺代叛乱，大革命以及路易十六的故事。当米雪尔和小伙伴在一起时，他还指导过她们自编自演纪念大革命的话剧。德马伊的妻子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熟悉哲学、诗歌和音乐。米雪尔接受了他们的启蒙教育，从小喜欢诗歌，憎恨旧制度，对革命充满向往之情。

1844年至1849年，老德马伊夫妇先后亡故，据说米雪尔和她的母亲得到一小笔遗产。接着，老城堡被卖掉，新主人把她们赶了出去。这时，米雪尔已经长成，她不能不

感到作为私生女的屈辱和痛苦。周围的青年开始关注她，纷纷向她求婚，但都为她所拒绝。她心高气傲，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令她膜拜，那就是写出小说《悲惨世界》的雨果。从1850年起，她以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安茹拉为笔名，和雨果通信，把写好的诗歌寄给他，向他吐露心事。她在一首写给根西岛的流放者的诗中这样写道：

哦！你们已经饱经风霜！那就请你们向他长期受
苦受难致敬！

唉！唉！他的位子在我们中间空着，
那就请你们上升到他的高度，为他哭泣，为他祈
祷吧，

放逐者，在雨果面前下跪吧！下跪吧！

她把雨果看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所有苦难的人们的引领者、守护者、朋友和亲人。在雨果那里，这个虔诚而善感的少女显然在寻找失去的父爱，寻找一个博大、宽容的世界。

米雪尔选择到省城肖蒙读书，在一所师范学校完成学业之后，成为教师。由于她不愿向第二帝国政府宣誓效忠，不能在公立学校任教，便回到离故乡不远的奥德隆古

尔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在学校里，她公开谴责路易·波拿巴政权，宣传共和主义思想，撰写一些抨击第二帝国的诗文。因为一篇小品文，她曾经被当局传去问话。她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社会的慈善活动，在她的积极参与下，居然成功地让本省的省长为穷人设立了一个慈善机构。

乡村教师的生活是清贫的。但是，梦想在感召着米雪尔，追求社会正义的激情时时给她以鼓舞。此间，她的思想尚带驳杂的颜色，柔弱，暧昧，游移；大约只有在革命的炽热的环境中，一个人才会迅速成熟起来，变得纯粹、彻底、明朗而坚定。

3

1856年底，米雪尔来到巴黎。

最先，她在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任教，后来变卖了所有家产，在欧多街自办了一所学校。这时，她扩大了工作和社交的范围，在校内进一步完善她的教学法；在校外，坚持从事多年来所热爱的慈善事业，不因抛弃宗教而搁置，继续援助有需要的穷人、老人和病人。她创造性地把教学法用于那些在生理和心理存在疾患的人们身上，努力激励他们同不幸的命运作斗争。根据相关的实践，她写成小册

子《阴影里的微光：不要白痴，也不要疯子》，于1861年出版。

巴黎是一个政治城市，也是一个英雄城市。大革命时期，这里到处都是俱乐部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每天都有集会、游行和演说；而今这里依然活跃，革命的幽灵又回来了。

到了巴黎以后，米雪尔异常兴奋，积极参加政治性集会，听共和派分子讲授各种课程。在这里，她深感自己的狭隘与无知，于是大量购书，疯狂地阅读。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那里，她找到了质疑《教理问答书》的根据，以致最终抛弃对基督教的信仰。特维诺街的职业学校是她常去的地方，她发现了一个旨在捍卫男女教育平等的妇女权利团体，这个团体是由撰写《妇女与社会道德》的莱奥夫人、西蒙夫人以及富于自由思想的作家德莱梅建立。从此，她加入到女权主义者的队伍之中，撰文抨击一些轻视和压制妇女的媒体，唤起那些甘愿永远处于附从地位的妇女的觉悟，使她们从自囚的境地中解放出来。

在奥特费尔大街的夜校里，在俱乐部里，在集会上，米雪尔结识了一批共和派分子和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小她十三岁的

布朗基主义者泰奥菲尔·费烈。这个自嘲为“小丑似的人物”，个子矮小，一头黑发，脖子细长，声音尖锐。虽然其貌不扬，却以坚强的灵魂的力量深深吸引了米雪尔，成为她心中的恋人。在帝国的最后几年，米雪尔变得越来越激进。她对巴黎的政治派别未必有着充分的了解，也许她根本就不需要了解，因为对她来说，需要的只是行动。这时，她已经成长成为一个坚定的布朗基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了。

1870年1月12日，发生了拿破仑第三的堂兄弟比埃尔·波拿巴杀害记者维克多·诺瓦尔事件。在诺瓦尔的葬礼日，米雪尔穿起男人的服装，身上藏带一把从她的拉涅叔叔那里偷来的匕首，准备参加革命者的集体行动。由于泄露了消息，帝国方面纠集了所有力量来防范，结果没有起事。米雪尔同一批女公民一起，在诺瓦尔的墓前起誓，将一直坚持服丧，直到获得正义的一天。

这一年，米雪尔还参加了多次集体行动。在布朗基主义者于8月14日针对消防队发动一次冒险行动之后，她在两位友人的陪同下，为卷入行动中的那些受到指控的行动者收集签名，并向特霄将军请愿。随着法军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进，激愤的巴黎民众再次涌上街头，这时，米雪尔加入到民兵、革命

者，尤其是第七区警备委员会的行列之中。她到市政厅要求发放武器，带领妇女们示威游行，结果被捕。从此，她有了一个“煽动者”的称号。在雨果出面干涉之下，她才免除了刑罚，获得释放。

但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她的真正的人生，是从巴黎公社诞生时开始的。

4

1870年。孤独的巴黎。

法军战败后，巴黎爆发了起义，在第二帝国的废墟上，法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阿道夫·梯也尔成为第一届总统。1871年，新组成的国民议会仍为保皇派所把持，共和主义者拒绝在德国的苛刻条件下媾和，并且拒绝承认国民议会的权力。在普鲁士人进逼巴黎的时刻，是国民自卫军勇敢抵抗，并自发管理这座城市。梯也尔把国民自卫军视为大患，3月派军队解除其武装，被击退之后，随即将政府迁至凡尔赛。国民自卫军联合总部中央委员会动员人民举行民主选举，巴黎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成了法国自由精神的象征。这个没有领导者

的革命共同体，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迸发出一股难以估量的力量。革命的参与者、《1871年公社史》的作者费·利沙加勒形容说，这种精神力量，“像从沉船中抢救出的、拯救遇难的人们的指南针一样宝贵”。

在公社成立的当天，米雪尔表现得特别兴奋。历史学家米·维诺克在一本概述十九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的书中叙述说，当费烈在第十八区的选举中获胜成为委员，在众人簇拥中身披绶带，在炮声中回应着他们的呼唤时，她满怀深情地注视着这一切。

此后，无论胜利或失败，米雪尔都带着一种战斗的激情去体验属于公社的每一个日子。对于公社在紧张而困厄中推行的系列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她以切实的行动给予支持。在学校，她拟订了一种借助图片的数学法和一项公民教育计划，旨在学生中培养一种以履行公民义务为荣的思想意识。此外，她也希望通过开办职业学校和孤儿院来取代那些剥削妇女的宗教性的慈善缝纫工场。她以诗人的笔调这样描述她的社会乌托邦：“田野不再靠鲜血来肥沃，沾满污泥的街道不再为妓女所拥挤，由此，自由的人们才可以永远地为普遍的共和国欢呼。”

虽然她热爱教育，但是由于她深知公社有着最需要她的去处，很早就把学校的事务交给她的女学监和母亲玛丽

亚娜管理，以便能够像男人一样，直接投入到对抗凡尔赛人的斗争中去。她心里一直悬挂着公社的命运，开始便认为，应当不失时机地进军凡尔赛。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多么地富有远见。当公社致力于城内秩序的整顿时，她写道：“同以往一样，过多地考虑合法性和普选权以及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会使革命失败。”这种危机感，甚至使她萌生了去凡尔赛刺杀梯也尔的念头。不但费烈，连派到巴黎警察局的代表也坚决劝阻她，他们根本不相信她能够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到达凡尔赛。然而，米雪尔是一个从来便相信自己的坚定而勇敢的人。她装扮成一位富商去了凡尔赛。第二天，她带回了能证实她此行的当地的报纸，并且还领着她从敌人阵营中临时招募的新战士一道归来。

梯也尔及其凡尔赛的人马在外敌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却可以凭藉疯狂的仇恨和残暴的手段对付巴黎的起义者，不惜发动内战。其实从公社成立的那一天起，他们对巴黎城区的袭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梯也尔企图在3月17日至18日晚间夺取自卫军的大炮时，人们看见米雪尔正持枪大步走下蒙马特尔高地巡逻；不久，她又出现在高地，和其他妇女一起，站在大炮和士兵之间保护大炮。从4月开始，梯也尔加紧向巴黎反扑的军事行动。这时，米雪尔不停地在士兵和救护员之间

变换角色。她后来回忆说：“在整个公社期间，我只在我可怜的妈妈身边过了一夜。”她站到了战斗最剧烈、最危险的地方。在第十七区区政府快要陷入包围的时候，公社委员马隆命令向蒙马特尔退却，只是把一个在米雪尔指挥下的，由二十五个妇女组成的支队调到那里去，终于使马隆和他的战友们从一个出口逃出了包围。

当米雪尔作为一个战士时，人们看见她挎着雷明顿枪，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宽大制服，头戴军帽，和驻守在蒙马特尔的第61营一起行军前进，到达战争爆发的任何地方。在街垒四布、战火纷飞的时刻，她是那么地从容不迫，仿佛从来就生活在血与火中间。她在战火中品味着波德莱尔的诗歌，伴着隆隆炮声，她在讷伊的一个被废弃的新教堂里弹奏管风琴。她的《回忆录》充满浪漫蒂克的情调，其中写道：在晨曦中，我们登上通往上布吕耶尔的克拉马尔的山坡，看着地平线上机关枪喷射出的火舌，在黑夜中突围，这难道不是英勇的举动吗？这一切都颇为不错。我所看到的一切让内心得到了满足，炮声让耳朵感到愉悦，是的，我是多么野蛮和残忍呵！我喜欢火药的味道，枪炮的连发，我尤其热衷于革命。……

革命环境中的诗意是残酷的。在战地，当米雪尔化身救护员和护士，辗转于一个又一个街垒时，她不能不深味